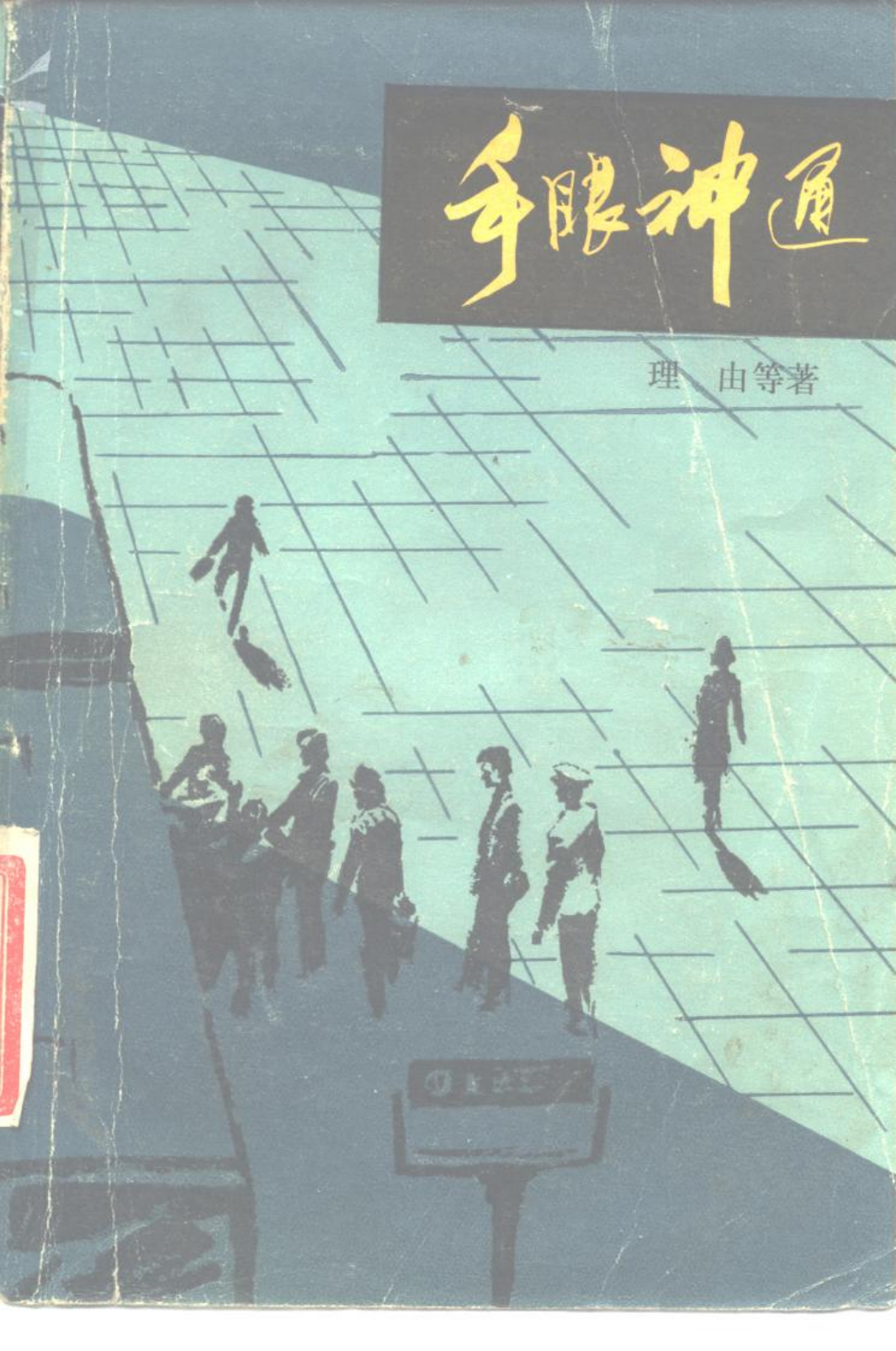


手眼神通

理由等著



125/26



SHOU YAN SHEN TONG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0562

手 眼 神 通

理 由 等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790562

封面、插图：李晓军

手 眼 神 通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5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册 定价：0.86元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今年四月全国公安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期间，我们邀请一些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写的一部反映公安战线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通讯、报告文学集。

这次大会，是公安战线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召开的第一次群英荟萃的盛会。出席这次盛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多名代表，不仅有公安保卫干部、人民警察，而且有治保人员。他们都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公安战线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本书记述的就是这些优秀代表的一部分。

从本书对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真实写照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大公安保卫干部、人民警察和治保人员，在整顿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创造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有的临危不惧，勇敢顽强地同凶恶狡猾的犯罪分子进行搏斗；有的为了抓捕潜特和逃犯，排除万难，跟踪追击；有的常年坚守在边疆海岛、深山密林，警惕地监视着敌特的动向；有的在同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中，赴汤蹈火，不畏艰险；有的在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方面，赤诚相见，循循善诱；也有的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险的时刻，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捧出自己一颗火热的心。他们不愧为祖国四化建设的保卫者，不愧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期，通过这些英雄模范事迹的广泛传播，将会有更多的英模涌现出来，公安战线将更加群星灿烂！

本书的出版，承蒙参加大会采访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一九八〇年八月

DD 04/32

目 录

特邀代表	柯 岩 (1)
手眼神通	理 由 (22)
爱的奇迹	从维熙 (36)
淘金者	田芬 王际春 蔡乾 (64)
剑与火	王旦轲 (78)
雄关漫道	从维熙 (106)
红灯就要这样亮	王洪波 (127)
一篇未完的访问记	王洪波 (147)
刑侦战线的勇士	《黑龙江日报》记者 (162)
碧绿的山影	刘心武 (181)
闪光的盾牌	张惠芳 张惠君 (199)
永远站在平凡的岗位上	钟 笔 (225)
青年法医	郭宝臣 谢光云 (234)
生命的乐章	孙兴盛 成晓明 (244)
边陲勇士	张长怀 (254)
人民喜爱的人	郭宝臣 谢光云 (262)
擒特英雄	孙 刚 (275)
职责	张正常 (287)

美德·····	赵尊党	谷爱华	(299)
小燕展翅·····	郭宝臣	谢先云	(306)
白发红心·····	李珽基	韩素勤	贺茂芝 (318)
车轮滚滚·····	孙刚	魏军	(326)
巡逻在瓯江·····	周明		(334)
猎手·····	刘庭华		(341)
赤子心·····	祝宇	艾彤	(353)
女所长·····	朱逸辉	谭招荣	(362)

特邀代表

柯岩

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行进在北京天安门到西城区委的道路上，吸引了千千万万路人的围观。

这支队伍有男有女。男孩子一律军绿色制服，女孩子一律天蓝色衣裤，银线嵌镶。队前有军乐队导行：大鼓七面，小鼓几十面，小号十几把……

行人议论纷纷了。

“这是什么队伍？多么漂亮！”

“是军官学校吧？怎么还有女孩子？”

“什么军官学校呀？看看队旗！”

队旗高高地打着，白底红字，赫然大书着：“西城工读学校。”

“什么叫工读学校？”不了解内情的人惊愕地问。

“就是流氓、小偷学校。呸，呸！……”

“什么？流氓小偷？不象！不象……”

“天下哪有这么整齐漂亮的流氓小偷？……”

“人是会变的嘛。看把他们改造得多好！”

“谁，谁改造的？”

“就是那些老师们，看队伍后边那几十个没穿学生制服的人。”

“呀，多了不起！”

“是了不起。看，快看！看队伍最前边，穿着灰色制服的那位，那位满头白发的！看见了吗？那就是他们的校长，校长！”

队伍行进着，整齐地行进着。校长王胜川同志昂着他的白发苍苍的头颅走在队伍最前列。校旗高高地飘扬，两个护旗的美丽的女孩子步履轻盈地走在老校长的前侧。纯洁的天蓝色制服映着校长的苍苍白发，给人一种那样神圣和庄严的感觉。

许多路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要知道这些孩子一年前还是歪戴帽子斜瞪眼，满嘴脏话一身污秽，扬手就捅刀子，低手就掏兜儿的……读者可以想象而我实在不愿描绘的形象呢！

队伍行进着，行进着，它向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人，是会变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四人帮”成批成批地给我们制造流氓，我们现在就成批成批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改造成这样庄严美丽的队伍……

路人折服了，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的啧啧地称赞道：

“唉，这些老师，操了多少心！——”

“看校长，头发全煎熬白了，全白了！——”

二

他的头发确实全白了。在经过二十四年漫长的岁月，我重又坐在工读学校校长室、王胜川同志的对面时，他才五十二岁，但头发确实全白了。

我们半晌无言，默默相对。

“你还是那样，”最后我说。

“你——也没变。”

“又回工读了。”

“你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

“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呵！”我们不禁同声慨叹，又同时扬声大笑起来。

是的，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呵！现在重又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听着一遍遍的课铃，感觉着上课时节的紧张，下课时节的喧闹……时光好象一下子倒流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是温泉工读学校年轻的校长；我是到温泉工读深入生活的年轻作者。他一下子就把我引进他那个严肃亲密但还十分幼稚的教师集体——是的，那时我们都还发黑如漆，风华正茂；是那样雄心勃勃地指点江山，拚命工作，扬言要把“工读事业”消灭在我们手里……

可现在，工读事业却大发展了。

“现在的工读和当年有什么不同？”半晌，我苦笑着问。

“有很大的不同呢！首先，学生不同了。那时的孩子们是个别儿童，有着各不相同的各种复杂的家庭环境和生活道

路，个别性、特殊性很强，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而现在，因为是‘四人帮’成批制造出来的，就有着成批生产的鲜明共性。比如说：没有文化，愚昧，野蛮，且大部分出身好……”

“为什么愚昧、野蛮呢？”他们正是“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后，把毁灭人类文明、仇视知识的打砸抢行动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白卷英雄’、‘砸烂学校’、‘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时的学龄儿童呵！

“为什么出身好的多呢？”

“根红苗正，教唆他们闹，他们也敢闹呗！还不是‘反动血统论’的惨痛果实。”

他沉默了。我的心象刀绞一样疼痛。是呵，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打砸抢留下的表面创伤；可是，更令人愤怒，也更难消除的却是这渗入我们阶级肌体的腐蚀和毒害呵！

“愚昧到什么程度呢？”他接着说：“有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问他是哪国人？他说：‘北京人。’有的不会做最简单的算题，问五除以五等于几，他说：‘零。’老师说：‘五个烧饼分给五个人，一个人得多少？’他知道是一个。老师说：‘五除以五不是一样么？’他说：‘不一样！那是烧饼呵……’要知道，这都叫做初中生呢！”

我的心更疼了。我已完全忘记这些孩子持刀行凶，斗殴淫秽的历史，几乎哭了出来：“这可怎么办哪！”

“有办法。”王胜川同志笑了：“我们也不同了嘛，比那会儿有经验了，也更有信心了嘛！你听，他们现在上课多安静，刚刚一年多，我们已经建立了团小组，有人还在准备考大学呢！”他的笑容那样安详温暖，就象以前一样，只是

比以前更从容了。

“现在学生更难带了吧！”我问着，不禁想起二十四年前我们称之为“救火”的生涯——每天清早起床和学生一起出操、跑步、上课、劳动、晚自习……同时处理着没完没了的纠纷。九点半，熄灯了。我们长长地舒一口气，集中到会议室开始学习马卡连柯的再教育理论，开会……深夜十一、二点，刚刚就寝，不知哪间学生宿舍又闹了起来，于是全体教师立即起床去“救火”：处理纠纷，惩罚肇事者……

“不。我们早就结束‘以管为主’的消极教育状态了。”王胜川回答：“现在的方针是‘立足挽救，造就人才’。你当然会了解，现在这些孩子坏的程度比以前那些孩子严重得多。和他们比，过去工读的孩子根本不够格入工读。但，正因为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成长的，他们没有或很少感受过正常人的温暖，所以真正的诚恳和教育者的热爱往往会使他们出乎意外的安静下来。如果我们抓好每一个教育环节，很快就产生了师生感情。你知道，这些孩子恰恰是最需要和最重感情的。当然，他们的感情往往是不正常的。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我不再重复他的再教育思想和理论了。我想除了公安部门和各地的工读学校外，这对广大读者无疑是枯燥无味的。大多数读者或父母们可能更有兴趣的是：他，王胜川，他们究竟怎样才能和这些通常认为的“坏孩子”亲密相处，并怎样把他们改造成人的。不是吗？

也许还是讲一点故事有趣些……

三

据说人是上帝造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从此，人就永远是有罪的了，要终身在上帝面前俯首赎罪。罪，是永远赎不完的，而上帝就高高在上，永司惩罚之权。

也许恰恰因为王胜川同志不是神，也不是神父、祭司和法老，而是人，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吧，于是他用普通人的正常头脑分析客观事物。

他首先认为：这些孩子是十年动乱的必然产物。在乌云翻滚、毒雾迷漫的时刻，花朵能不受摧残吗？在“四人帮”的野蛮践踏，反复教唆，全无法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被迫下降时，这些当年只有四、五、六、七岁的孩子能不畸形变态吗？

因此，校长王胜川坚定不移地不把他的学生当作罪人，坚决摒弃文化大革命中“镇流委员会”、“工人民兵小分队”殴打、侮辱这些孩子的做法，而把这些孩子当人看待，并要求他们自尊为人，学着做人。

他认为他们仍然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是遭了病虫害的花朵；他承认他们害了恶性传染病，但他说：“我们必须消灭传染病，但不是靠惩罚病人。”

所以，说来也许你不信，王胜川的工读学校很少赎罪的气氛，而多的是欢乐的笑声。他的教师集体不看重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保证，而是一点一滴去挖掘孩子身上每一丁点儿的积极因素。

一般学校的学生是按期前来注册的，西城工读的孩子却

是开学前老师一个个去“请”来的。孩子不来，因为他们听说“工读学校是变相监狱”。他们“自由”惯了。他们打算就这样“自由”下去，直到“捕”了为止。但这些老师来了，拉着他们的手，和和气气地动员他们不要待“捕”，去上工读。告诉他们还有前途，而且前途美妙着呢！

这些孩子很少有人正眼看他们，他们不怕挨打，他们挨过家长、同伙、工人民兵指挥部和镇流委员会各式各样残酷的打骂，但害怕镇定、温暖的笑容。

而温暖的笑容又那样吸引他们。几乎全部学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来的，打定主意：“不好就溜，走他娘的。”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校门，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彩旗。没有高墙，没有铁丝网，没有禁闭室，没有门卫……有的只是校长和老师，而且校长和老师在校门口列着队、鼓着掌欢迎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接进明亮的教室和宿舍。

这些孩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这个。

这些孩子再混，再坏，再冷酷，再愚昧也不能不寻思一下：“这是为什么呢？”而校长和老师的这一切精心准备就是为了要孩子们的这一个问号。这个发自内心的问号就为教师们创造了第一个教育时机，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上，校长王胜川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相信自己吗？可我们相信你们。党办工读，就是相信你们能改好。对你们的要求很简单：一是当学生要学习，要过有严格纪律的集体生活。二是学校要帮你们弄清过去犯错误的原因，把你们教育成材，你们应该配合。谁在这方面解决得好，谁就进步得快。三是继续犯罪就采取措施，而改好了的，以前历

史统统不进档案。”

噢，原来要求只是这样？学生提溜着的心一下子落在了肚里。

但是，“野”惯了的孩子不能管住自己。他们允诺的事往往做不到，任何个人也没办法让他们自觉，他们自己也没办法。这时，唯一有权威的就是——集体。

学生刚入学，最关心的就是让不让回家？如果不让，就必然会发生连续的逃跑。于是王胜川校长让开学生代表会自己讨论。有的学生为了表现积极说：“不回，谁让我们犯了错误呢？”有的说：“由学校规定，我们没的说。”但王胜川说：“就是让你们自己讨论，因为你们是学校的主人，你们自己最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环境。”这一下就迫使学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实际并进行思想斗争。摆出了各种情况，最后提出请求：让他们每两周回家一次吧？因为不回家自己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但回家多了，“哥们儿”会来找，又不利于进步。学校认为这个方案合情合理，就此定为制度，但加上一条，犯了错误的要停止回家的权利。学生心满意足地说：“原来学校还真拿我们当人，我们说了话还真顶用。”从此，每次回家前后全班互相叮咛：回家可别犯错误呀，可要按时返校呵……

一次，王胜川看到一个小男孩胸前口袋里插着牙刷牙膏，就叫住了他。他说：“我的牙膏是名牌，一会儿就让人偷掉了。”于是王校长让各班班会讨论一下偷窃是什么行为，应怎么办？当然，有人公开在会上宣称：“偷窃是高级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但最后集体得出的结论是：“暂时把财物由学校集中保管。”王胜川同志大大颂扬了暂

时这两个字，说这是他们对自己和学校的未来有信心 的表现。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并让学生选出了各班的仓库值班员……

学校精心安排，学生分批地接。王胜川开宗明义地告诉第一批学生：“你们入学三周后，就接第二批新生，那时你们就是老生了，我要求你们起骨干作用。”从而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入学两周后，就发动全校准备迎亲会——集体过年。排节目，出墙报，包饺子，守岁……请家长来看看学生的进步。并通过合理的组织调动了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使全校师生和家长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时间在新鲜活泼的生活中流逝，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意义，集体在慢慢成长，但，用教育学理论说：学生的上述行为只是环境改变后精心安排的产物，并不是新的习惯的形成。因此，麻烦同时每天层出不穷的发生着：

比方：一次，一个学生看见老师正在等车，突然拔出刀子说：“信不信，我敢捅了你？”老师分析，平时和这个学生并无恶感，这只是他逞能，“拔份”的恶习重现，就镇定地回答：“我信。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最近你正在进步。”学生挑起大拇指说：“行，够意思！”扬长而去。但在性命交关的时刻，老师关心的仍然是他的这种真挚与大无畏的精神，是这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就自然地征服了他，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两个学生打架，大的一个把小的打倒在地，两人扭结着来找老师。起因很简单，大孩子课后弹吉他，卖“帅”；小孩子在边上犯贫、穷哄，逗急了，大的就动了手。

现在两个人眼睁睁地瞪着老师，要是处理不公，就砸他娘的。老师沉吟了一下说：“看到你们的进步，我真高兴。打架是你们多年的恶习，可你这次只推了他，没接着打下去。你呢，没还手，这是一大进步。要是过去，你们非打到你死我活不行，是不是？”

两个孩子都愣住了，随即又感激地笑了，情不自禁地对老师行个礼。原来他们都进步了！咳，老师要不说还真不知道哩！

一次，一个孩子逃跑了，和“哥们儿”晃荡了几天，没犯什么错误，可他妈给他准备了菜刀，学校要开除他就和他拚了。孩子也准备破罐破摔，大不了进少年管教所去，故意满不在乎流里流气地又晃荡回来，但班主任第一句话说的却是：“逃跑是错误的，愿意回来说明还是愿意进步嘛！”然后帮他洗刷，捉虱子，“今天就睡在老师屋里吧，别把虱子传给同学。你走这些日子，同学又进步了……”这孩子愣了半天，嚎啕大哭起来……

是不是所有的老师水平都这样高呢？当然不是，也不可能。处理不当的问题有的是，有的年轻老师气愤难忍时也有动手打了学生的。

每当这时，校长王胜川往往先把挨打的学生找来，对他说：“老师打人，不对。他冷静下来会找你检讨的。但你要知道，老师不是神，他也是人。泥人还有个土性子呢，是不是你把他气得太厉害了？但我找你来，不是批评你，是为了表扬你，老师打你，你没还手，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嘛！要在过去，你还不把他开了瓢？！这说明学校的教育在你身上收到了好效果……”